



每一年玉兰花开的时候,我们的车队便沿川藏线将大米、清油等补给运往西藏边防一线,为驻守雪山孤岛的官兵送去开春的第一批物资。

爷爷也曾奔走通往高原的运输线上。那震撼人心的雪山,经常出现在我的童年故事里。

1968年,爷爷22岁。上级给他所在的工程部队下达命令,要求他们在西藏阿里日土县修建增音室。部队丝毫不敢延误,很快踏上进藏的征途。

已是5月,但高原的天气格外寒冷。从新疆叶城到西藏阿里,途中有大片无人区。几十辆卡车缓缓行驶,接连翻越几座雪山。随着海拔的升高,头晕、胸闷、呕吐等各种不适向官兵袭来。

那天,车队行至喀喇昆仑山脚。看着一望无际的蓝天和皑皑白雪,即将翻越海拔5500米雪山的官兵心中满是激动。殊不知,危险正悄然降临。

上山不久,前方突然传来“轰隆”一声巨响,车队立即停止前进。一阵地动山摇过后,目之所及的山路上并没有变化。险情可能发生在前方路段。时任排长的爷爷向连长请缨,开车前去勘察情况。

沿着蜿蜒的山路前行约10公里,爷爷就看到前方的路已被坍塌的积雪覆盖,山风吹起一层薄雪漫天飞舞,在阳光下折射出斑斑点点的光。爷爷知道,这是发生了雪崩。他心中无比焦虑,必须尽快回去向连队报告,设法翻越喀喇昆仑山抵达目的地。

山路狭窄,仅容一辆大车单向通行。卡车已经开到距离雪崩不远的地方,无法掉头。爷爷裹上棉衣下了车,我腿就往后方的车队跑去。不知跑了多



岛,孤零零地悬在大海深处。驻扎岛上的只有8个兵。班长兼炊事员老黄年龄最大,兵龄最长。

给养船半个月来岛一次,送来米面粮油、书报杂志,还有兵们的信。北归之时,给养船就把兵们写的信捎走,靠港后寄向祖国各地。每当此时,兵们总是齐刷刷站成一排,朝着给养船的航向敬礼。

平日里,兵们也像在陆地上一样,出操、训练、读报、唱歌、唠嗑、巡逻,剩下的时间都用来写信。每次寄出的信都厚厚的、鼓鼓的。单薄的信封,似乎载不动笔尖下流淌的河。

对这8个兵,基地首长格外牵挂,数次捎话过来:“岛上还缺啥?尽管提!”于是,班务会上,老黄组织大家讨论:“咱岛上还缺啥?”

两名新兵压低声音说:“缺网……”老黄笑了:“没网,也要守岛。没网,也能活着。”



年近七旬的龚明德先生谈到自己的阅读经历时说:“我在出版社(指四川文艺出版社)最高任职是‘质检总监’,就是一本书稿付印前,由我看一遍才可以签字交厂印刷。很苦很累的劳作,但我觉得愉快。为彻底掌握规范表述,我通读过三四个版本的《新华字典》,大长见识。”读字典对许多人而言本是索然寡味的阅读,龚明德却读得很愉快。那是一种对阅读纯粹的热爱,惟其如此,方得妙趣。

这让我想起同样爱读字典的钱钟书先生。至于读字典的乐趣,龚明德说他主要是来自于工作需要,读字典使他

青春在高原相逢

■孟晶晶口述 千亚东整理

久,隐约看见车队时,他的呼吸越来越急促,眼前一黑栽倒了。

醒来时,爷爷已经被抬回车厢。看着坐在一旁的连长和指导员,他赶忙将前方的情况详细汇报。经过商议,大家一致决定:就是用铁锹挖,也要把路挖通,如期抵达日土县,按时完成任务!

“全连集合!我们遭遇雪崩,前方路段被堵。为了完成任务,我们要把雪铲了再继续前进!”听到指导员的动员,爷爷挣扎着起来,要和大家一起行动。连长见状,冲过来按住他:“小孟,挖雪而已,有这么多战友呢,很快就能挖通。你好好休息。”爷爷最终还是悄悄拔掉氧气管,拿了把铁锹跟在队伍后边。

在堵塞的山路旁,连长担心再次发生雪崩,一边小声嘱咐大伙儿不要大声喊叫,一边带头到最前面开始挥动铁锹铲雪。大家小心翼翼地清除障碍,时不时还要抬头看看有没有雪坍塌下来。

在爷爷的记忆里,那次遭遇雪崩,大家不知道铲了多少次雪、推了多少次车,道路被清理通畅时,每个人的帽顶上都覆盖了一层白霜……

红色基因是可以传承的。1997年,22岁的父亲穿上军装,来到西藏军区文工团,扎根雪域高原20余载。

父亲说,他一辈子都记得第一次下边防当兵锻炼的日子。时值盛夏,哨所仅有的5名官兵穿着大衣、戴着棉帽,在凛冽寒风中坚守哨位。父亲第一次走上哨位站岗的两个小时里,豆大的冰雹砸在屋顶噼啪作响,狂风裹挟着逼人的寒气刮得他睁不开眼睛。父亲说,在哨所的一个月中,他有对高原环境的恐惧,是一名战士给了他坚持下去的力量,“他和我一样来自山东,战友都管他叫‘小山东’。他是这个哨所年龄最小的兵,比我小两岁。他都能坚守哨位,我相信我也行。”

之后的日子里,父亲舞起手中的快板,在战友期待的目光和不断的掌声中,

一段接一段地表演。“神女峰下的岗巴营,珠穆朗玛的守护神。世界屋脊建丰碑,国旗、军旗添光辉。他们守边关、保雪山,在生命禁区作奉献……”身旁的矮墙外就是悬崖,父亲沉浸在演出中,没有丝毫害怕。

父亲对这个哨所有一种独特的感情。哨所两名官兵因执行任务几度推迟婚期,那年建军节前夕,日喀则军分区领导决定邀请这两名官兵的未婚妻到哨所,为他们举办婚礼。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,立即打电话了解情况、收集素材。经过3天的紧张准备,一份特殊的贺礼——音舞快板《雪山上的婚礼》,精彩呈现在这两对新婚夫妻眼前。父亲说,他在台上看到新娘眼里噙满泪花。

父亲创作的小品《特殊哨位》源于边防生活中的一件真事。每次女演员们到连队演出时,上厕所成了问题。连长绞尽脑汁,终于想出个不是办法的办法——带着战士们一起动手在连队背阴的角落垒了一个简易厕所。但这里是狼出没的地方,连长担心狼突然闯入,只得安排战士站岗。父亲创作演出的很多作品都获过奖,但璀璨夺目的奖项不是他的追求,他说他只想为高原官兵送上最生动鲜活的表演,把他们故事讲给所有人听。

小时候,我看到过父亲的一张照片——他静静地躺在边防连的宿舍里吸着氧气,身旁的一名战士背过身去,悄悄抹眼泪。那次下连体验生活,他决心为官兵们多表演几个自己最拿手的节目。当时风很大,没有话筒,观看演出的人又多,父亲用力把声音喊到最大。演出完毕,他脸色发青,手抖得厉害。一名战士当即将他背到连队最好的房间休息,卫生员备好氧气袋为他供氧。当时围了一屋子的人,连长见状大吼:“屋里本来氧气就少,围这么多人,还不想让我们的演员重新回到舞台?”战士

海岛茉莉

■江志强

继续想。一个老兵嘴里蹦出一个字:“土。”

“土”字说到了每个兵的心坎上,大家不约而同地点头。

只是,兵们没向首长提出来。部队运力有限,若非紧急情况,甬给首长添麻烦。

一个冬日的上午,老黄搭乘给养船离岛探亲。归队时,他的行囊里装着一包土,足足20斤。

老黄在值班室的地上铺开几张旧报纸,小心翼翼地把手摊开:“正宗的东北黑土!”

兵们围着黑色的土,长时间盯着没抬眼。他们把手伸向了土,轻轻地揉搓着,眼里溢出明亮的光。

接下来,副班长小吕探亲归队时,同样带回20斤土。小吕的老家在华北平原,他带来的土呈褐黄色,是那种可以种植小麦、玉米和大豆的土。

一年下来,兵们相继探亲归队时,都把家乡的土带到岛上。这下,岛上的土丰富起来——东北的黑土,华北的褐土,云贵高原的砖红土,黄土高原的黑垆土……

这么多不同的土,如何存放?老黄的意思是“融在一块儿”。小吕不同意:“土与土的品质不一样,搅和到一块儿,怕是不行。”

老黄乐了:“刚上岛那阵子,兵与兵的品质不一样,习性也不一样。现在呢,统统融到一块儿了。”于是,不同颜色的土,被兵们融在了一起。

又一个春天来了。老黄决定,在土里栽一朵花。

送给养的战友很给力,给岛上送来一小包茉莉花种,还有一个精致的花盆。花盆呈长方形,外壁雕着一幅国画,空白处有4个遒劲的字——“江山多娇”。

兵们高兴坏了,围着花盆看个没完。“先别急着高兴。”送给养的战士说,“首长说了,要是能把茉莉花养活,嘉奖你们!”

原来,这个花盆是基地首长特意送的。首长听说了兵们和土的故事。只是,首长有些担心,茉莉属娇贵花种,在岛上能否存活是个未知数……

6个月之后,首长上岛视察工作,看到那盆茉莉正蓬勃绽放。端详兵们的

们悄悄跑到窗外守候,直到父亲脱离危险。

那时,我只能在寒暑假去拉萨探望父亲,团聚的时间屈指可数。父亲总跟我说一句话:他的舞台在边防线上。我出生的时候,父亲还在高原演出。没能第一时间看到我降生在这个世界,是他的遗憾。说起这段往事,他感慨道:“你出生那天,有很多人来看我们的演出,这是高原上难得的文化活动,大家都很期待。我在台上看见台下年轻同志的笑脸,好像看见长大以后的你。”

高考结束填报志愿时,我选择了军校。父亲担心我吃不了苦,爷爷开口劝说:“兆华,让孩子去吧!咱们要相信孩子,也许她会做得比你还好。”

我如愿踏入军校的大门,开始日复一日“高标准、严要求”的生活。长跑是我的弱项,高中时能顺利跑下800米已是我的极限。对于军人来说,这顶多算热身。我拼命加练,每次想放弃时,父亲的话就成了动力:“我的武装5公里每次都是第一。”3公里、5公里、10公里,我从不及格跑到及格,从及格跑到优秀。

在迷彩方阵中磕磕绊绊成长的我,军校毕业后再次来到拉萨。这一次,我不是以女儿的身份探望父亲,而是以一名新排长的身份来参加军区组织的集训。

紧张的集训中,我感觉自己的心距离爷爷和父亲更近了。爷爷和父亲都是平凡的人。正是因为曾有无数这样平凡的人把整个青春都留在了高原,如今的我才能自信地站在这片圣洁的雪域,自由呼吸清新的空气。有责任心有担当,青春才会闪光。我们在青春的选择中,相逢在雪域高原——父亲追随爷爷的脚步,以文艺的灯火烛照边防官兵的生活;如今21岁的我,光荣地成为一名汽车兵,将沿着父辈的足迹踏上高原长路,勇敢前行。

首长眼里写满敬重:“同志们辛苦了!”

首长感慨道:“这土,和别的土不一样。这样的中国土融合在一起,有力气!”听着首长的话,兵们被海风吹得皴裂的脸上荡漾着春天。

“这岛,有我们守着,请祖国放心!”老黄带领大家向首长敬礼。

这个故事,是我的二舅、故事里的班长老黄讲给我听的。二舅从军13年,守过6座大大小小的岛。最让二舅得意的是,他和战友们居然在恶劣的环境中养活一株茉莉。

二舅对我说,自他退役后,那座大海深处的小岛上已经换了6茬兵。只要回岛探亲,兵们总会把一包家乡的土带到岛上,不仅用融在一块儿的土种植茉莉,还种菜、种树。

二舅退役时,行囊里有5枚军功章,还有一个烟盒般大小的木盒子,里面装着来自岛上的“中国土”。

那晚,倾听二舅的回忆,我似乎听到茫茫大海上传来的涛声。那株茉莉似一把火炬,闪动在我的眼前,把黑乎乎的夜晚,照得亮堂堂的。



其中存在的问题。后来出的《新华字典》大多根据他的文章进行了订正。最能安慰他的一部文学作品,是鲁迅的短篇小说《伤逝》。他读过不少人的回忆文章,发现都像他一样痴迷《伤逝》,而且有些人能全文背诵。阅读的乐趣成了一个人内在的能量。

龚明德认为,正常的社会,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自己的业余偏好。偏好就是“上瘾”,不是一般的爱好。阅读成习惯的人,发自内心的爱上某一本书,读上了瘾,再闹的场合也能旁若无人地专注其中。

阅读中自有无穷乐趣,这是龚明德的读书体悟和动力,也是千百年来一代代读书人的精神旨趣:“南北相看中都有了一扇‘读书窗’,那里明月清风、闲云出岫、花开花落,永远有着旖旎风景。



“爷爷,穿军装的叔叔来啦!”村里的孩子一手紧攥着刚摘的油菜花,一边奔跑着高喊。

万物萌发的时节,在安徽省石台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同志指引下,远远的,我们看见那位和老树一起在风中沉默的老人。

他叫陆林,是一位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。在家种过田、学过中医的陆林,参军后当过通信员、炮手,因工作积极多次获得嘉奖。退役后,陆林积极投身农村生产,连续两届当选石台县政协委员,代表农民发声。在改革开放大潮中,陆林瞄准商机,将养猪和养蜂发展成村特色产业。

如今,大伙儿的日子越过越红火,这位奋斗一生的老兵却几近失聪。长子陆国兵凑近老人的耳朵大声呼喊,没得到父亲半点回应:“爸爸大嗓门一辈子,现在耳朵不大行,生活难以自理,家里请了一位当过兵的护工陪他说话吧……”

我和同事推动轮椅,带老人走近奋战过的田野。“爷爷,炮!大炮!”这时,同村的孩子拿出喜爱的枪炮玩具冲过来,陆林的眼珠随着玩具转动起来。陆国兵笑道:“小时候我也爱舞刀弄枪,那会儿爸爸就给我讲战斗故事。今天,我代他给大家讲个炮筒的故事吧……”

故事发生在抗美援朝战场。“炮兵,既要有瞄准目标的能力,也要有敢于冲锋的斗志。”这是陆林给自己立下的目标。一次战斗中,连队下达指令:全连一起冲锋,务必先敌一步抢占高地。对面敌人马上就要冲坡,一秒都耽搁不得。脑中只有任务的陆林,竟攒足劲儿,一口气将炮筒扛上山顶。

要知道,炮筒重140余斤,没有足够的力气连抱起都困难,更何况扛在肩上向山顶冲锋。那场战斗中,战友陆续倒下,耳边呼啸的枪炮声像被裹进大罐子里,蒙蒙地听不真切。陆林和剩下的战友最终抢先一步占领阵地,并顽强坚守25个小时。

陆国兵告诉我们,他曾问过父亲“力大无穷”的奥秘,老人说:“我只知道必须完成任务,哪有心思想炮筒重不重啊。”

无独有偶,当天下午走访慰问另一位抗美援朝老兵时,我们又听到一个关于“炮筒”的故事。

在山溪村16公里外的剡溪村,陈力民老人是家喻户晓的热心肠。虽已95岁高龄,每逢开学季,老人总会拄着拐杖提前赶到乡镇小学,给孩子们上一堂国防教育课。

我们走进陈力民家的小院,老人双手扶墙迎了出来,颤抖着嘴唇不停地地说:“感谢你们来看我。我老了,如今要靠你们年轻人了。”老人记性好,断断续续给我们讲起战斗点滴。

1951年,陈力民所在部队接到任

『炮筒』的故事

■刘恒新

朱怡霁

务,从芜湖开拔,当晚抵达南京浦口,乘车至蚌埠后每人领取一个包袱,一路向东北疾驰。伴着“雄赳赳,气昂昂,跨过鸭绿江”的铿锵歌声,陈力民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名铁道兵。

陈力民想不到10月的朝鲜会那么冷。水泼在地面上,一会儿就结了一层冰;徒手拿铁器,手就会粘在铁上动弹不得。在极寒环境中,陈力民与战友们穿着单薄的棉衣、啃着冷硬的土豆,抢修铁路,全力保障运输畅通。

“有一次涉水过河,棉裤浸湿了,变成两只硬邦邦的‘炮筒’,走起路来哗哗作响。几十里急行军下来,腿上早就血肉模糊……”陈力民边说边用双手比画“炮筒”形状。

“千条万条,运输第一条。”那天,陈力民所在部队星夜行军,就是为了尽快修复被炸断的铁路。要知道,在美军实施的所谓“绞杀战”中,有些铁路段每隔几米就埋有一颗炸弹,战士们必须一边修路,一边警惕天上的飞机、脚下的炸弹。“走路流血算啥?大家都想上前线。领导动员我们,修铁路就是保胜利。铁路通了,前方官兵就有粮食吃、有武器用,咱们照样光荣!”陈力民卷起裤角,枯瘦的小腿上布满疤痕。

看着老兵布满沟壑的脸庞,笑容背后浸透多少奋斗的泪泉!这些昔日驰骋战场、保家卫国的老兵,勃发的英姿已凝成枯瘦的身影。而一代又一代孩童,正在他们创造的春风中茁壮成长。



万流景仰(中国画)

王四清作